

同喜色

編 平 庚 許

上 冊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二 年

目次

李秉中

二一封

一九三三年二月——一九三二年六月……………一

孫伏園

三封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月……………二七

許季蒂

二封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九三六年九月……………三三

李霽野

五五封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九三六年五月……………三七

臺靜農

四一封

一九二五年八月——一九三六年十月……………九九

許欽文

四封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九三二年三月……………一四一

陶元慶

七封

一九二六年二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四九

韋素園

二八封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九三一年二月……………一五七

翟永坤

五封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九二八年七月……………一九三

許廣平	一封	一九二六年八月	二〇一
李小峯	一封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二〇五
劉隨	一封	一九二七年三月	二〇七
章叢蕪	四封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二〇九
趙景深	三封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二一五
邵銘之	三封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九三六年六月	二一九
孫用	一四封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二二三
陳君涵	三封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一月	二二九
王余杞	一封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二四三
方善竟	二封	一九三〇年四月——八月	二四五
王喬南	二封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一月	二四九
崔眞吾	三封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一九三二年十月	二五三

內山完造

五封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九三六年十月……………

二五七

董紹明

一封

一九三一年八月……………

二六五

母親

五〇封

一九三二年三月——一九三六年九月……………

二六七

鄭伯奇

三封

一九三二年九月——一九三五年五月……………

三一五

王誌之

一七封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九三五年九月……………

三一九

趙家璧

四五封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九三六年十月……………

三三九

張天翼

一封

一九三三年二月……………

三七七

黎烈文

三二封

一九三三年二月——一九三六年十月……………

三七九

姚克

三二封

一九三三年三月——一九三六年四月……………

四〇五

曹聚仁

二四封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九三六年二月……………

四四七

唐訥

四封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九三六年九月……………

四七五

羅清楨

二〇封

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三六年四月……………

四八一

呂蓬蓀	二封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五〇一
胡今虛	五封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月	五〇三
董永舒	一封	一九三三年八月	五〇九
曹靖華	六封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九三六年十月	五一—
鄭振鐸	四九封	一九三三年二月—一九三六年九月	五一—九
吳 渤	一三封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九三六年九月	五八五
徐懋庸	四三封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九三六年二月	六〇一
陳鐵耕	五封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九三四年七月	六三九
李霧城	一二封	一九三四年二月—一九三五年五月	六四五
張 慧	四封	一九三四年四月—一九三五年三月	六六三
楊霽雲	三四封	一九三四年四月—一九三六年八月	六六七
樓煒春	七封	一九三四年六月—一九三六年四月	七二三

韓白羅

一封

一九三四年七月

七一九

唐 駿

四封

一九三四年七月——一九三五年八月

七二三

黃 源

三九封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九三六年十月

七二九

蕭 軍

五四封

一九三四年十月——一九三六年二月

七六五

孟十還

三二封

一九三四年十月——一九三六年三月

八四三

葉芷湯詠蘭 一一封

一九三四年十月——一九三六年十月

八七七

沈振黃

一封

一九三四年十月

八八七

寶隱夫

一封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八八九

金璧野

四封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九三五年二月

八九一

李 樺

七封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九三五年九月

八九七

賴少麒

五封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月

九一一

費慎祥

四封

一九三五年三月——一九三六年九月

九一七

曹白	一五封	一九三五年三月—一九三六年十月	九二一
胡風	六封	一九三五年五月—一九三六年二月	九四一
唐英偉	二封	一九三五年六月—一九三六年三月	九五—
蔡斐君	二封	一九三五年九月—一九三六年八月	九五五
謝六逸	二封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月	九五九
王野秋	一〇封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九三六年九月	九六一
馬子華	一封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九七七
耳耶	一封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九七九
周劍英	一封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九八一
夏傳經	三封	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月	九八三
顏黎民	二封	一九三六年四月	九八七
段幹青	一封	一九三六年四月	九九三

吳朗西

一〇封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月

九九五

時玳

二封

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月

一〇〇一

沈明甫

八封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月

一〇〇五

答世界社

一封

一九三六年八月

一〇一五

王正朔

一封

一九三六年八月

一〇一七

康小行

一封

一九三六年八月

一〇一九

鹿地亘

一封

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〇二一

許傑

一封

一九三六年九月

一〇二三

附

編

(下列信函係據出版物抄錄)

蕭參

二封

一九三二年九月—一九三四年

一〇二七

施鰲存

二封

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月

一〇二九

杜衡

六封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一日

一〇三一

孔若君

一封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一〇三九

汪馥泉

一封

年月未詳

一〇四一

編後記

(許廣平)

.....一〇四三

李秉中

一九二三年

秉中兄：

我的時間如下，但星期一五六不在內。

午後一至二時 在寓

三至六時 在教育部（亦可見客）

六時後 在寓

星期日大抵在寓中。

樹人 上 二月二十六日

二

庸倩兄：

今天得來信，俱悉。

邊雪鴻泥記事，我早經寫信問過，無覆，當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所以無暇；近又託孫伏園面問，未遇，乃寫信問，仍無覆，則不知其何故也。或者已上祕魔厓修道，抑仍在北京著書，皆不可知。來信令我作書再催并介紹，今寫則寫矣，附上，但即令見面，恐其不得要領，仍與未見無異，『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非此之謂也。况我又不善簡牘，不能作宛轉勸聽之言哉。

至于款項，倘其借之他人，則函牘往反，而且往反再三，而終于不得要領，必與賣稿無異，昔所經驗，大概如斯。不如就自己言，較為可靠，我現在手頭所有，可以奉借二十元，餘須待端午再看，頗疑其時當有官俸少許可發，則再借三十元無難，但此等俸錢，照例必于端

午前一日之半夜纔能決定有無，故此時不能斷言。

但如貴債主能延至陽歷六月底，則即令俸泉不發，亦尚有他法可想。前所言之二十元如不甚急，當于星期五持至北大面交。

樹人 五月二十六日之夜

庸倩兄：

來信已到。款須略停數日。教育部有明日領取支票之謠，倘真，則下月初可有，否則當別設法，使無碍于往曹州度孔家生活耳。

樹人 八月廿八日夜

四

庸倩兄：

回家後看見來信，給幼漁先生的信，已經寫出了，我現在也難料結果如何，但好在這並非生死問題的事，何妨隨隨便便，暫且聽其自然。

關於我這一方面的推測，並不算對。我誠然總算幫過幾回忙，但若是一個有力者，這些便都是些微的小事，或者簡直不算是小事，現在之所以看去很像幫忙者，其原因即在我之無力，所以還是無效的回數多。即使有效，也算什麼，都可以毫不放在心裏。

我恐怕是以不好見客出名的。但也不盡然，我所怕見的是談不來的生客，熟識的不在此內，因為我可以不必裝出陪客的態度。我這裏的客並不多，我喜歡寂寞，又憎惡寂寞，所以有青年肯來訪問我，很使我喜歡。但我說一句真話罷，這大約你未曾覺得的，就是這人如果以我為是，我便發生一種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類的命運；倘若一見之後，覺得我非其族類，不復再來，我便知道他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其實我何嘗坦白？我已經能夠細嚼黃連而不皺眉了。我很憎惡我自己，因為有若干人，或則願我有錢，有名，有勢，或則願我隕滅，死亡，而我偏偏無錢無名無勢，又不滅不亡，對於各方面，都無以報答盛意，年紀已經如此，恐將遂以如此終。我也常常想到自殺，也常想

庸情兄：

殺人，然而都不實行，我大約不是一個勇士。現在仍然只好對於願我得意的便拉幾個錢來給他看，對於願我滅亡的避開些，以免他再費機謀。我不大願意使人失望，所以對於愛人和讎人都願意有以騙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處都弄不好。

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裏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雖然竭力遮蔽着，總還恐怕傳染給別人，我之所以對於和我往來較多的人有時不免覺到悲哀者以此。

然而這些話並非要拒絕你來訪問我，不過忽然想到這裏，寫到這裏，隨便說說而已。你如果覺得並不如此，或者雖如此而甘心傳染，或不怕傳染，或自信不至于被傳染，那可以只管來，而且敲門也不必如此小心。

樹人
廿四日夜

看了我的信而一夜不睡，即是又中我之毒，謂不被傳染者，強辯而已。
我下午五點半以後總在家，隨時可來，即未回，可略候。

魯迅
九月廿八夜

一九二四年

六

庸倩兄：

來信收到。我近來至于不能轉動，明日還想去一設法，但希望仍必極少，因為凡和我熟識可以通融之人，其景況總與我差不多也。但我總要湊成二十之數，于禮拜四為止辦妥，屆時希一莅我寓為幸。

魯迅

其實錢之結果，禮拜三即可知。我想，如不得已，則舊債之若干份，可由我担保，其法如

何，望禮拜三晚來一談。

十月二十日夜

一九二六年

七

秉中兄：

收到你的來信後，的確使我『出于意表之外』地喜歡。這一年來，不聞消息，我可是歷來沒有忘記，但常有兩種推測，一是在東江負傷或戰死了，一是你已經變了一個武人，不再寫字，因為去年你從梅縣給我的信，內中已很有幾個空白及沒有寫全的字了。現在才知道你已經跑得如此之遠，這事我確沒有預先想到，但我希望你早早從休養室走出，『像着到啤酒店去坐一坐，』我以為倒不妨，但多喝酒究竟不好。去年夏間，我因為各處碰釘子，也很大喝了一通酒，結果是生病了，現在已愈，也不再喝酒，這是醫生禁止的。他又禁止我吸煙，但這一節我却沒有聽。

從去年以來，我因為喜歡在報上毫無顧忌地發議論，就樹敵很多，章士釗之來咬，乃是報應之一端，出面的雖是章士釗，其實黑幕中有人在。不過他們的計劃，仍然于我無損，我還是這樣，因為我目下可以用印書所得之版稅錢，維持生活。今年春間，又有一般人大用陰謀，想加謀害，但也沒有什麼效驗。只是使我很覺得無聊，我雖然對於上等人間來並不十分尊敬，但尚不料其卑鄙陰險至于如此也。

多謝你的夢。新房子尚不十分舊，但至今未加修葺，却是真的。我大約總該老了一點，這是自然的定律，無法可想，只好『就這樣罷。』直到現在，文章還是做，與其說『文章』，倒不如說是『罵』罷。但是我實在困倦極了，很想休息休息，今年秋天，也許要到別的地方去，地方還未定，大約是南邊。目的是一專門講書，少問別事（但這也難說，恐怕仍然要說話），二，弄幾文錢，以助家用，因為靠版稅究竟還不夠。家眷不動，自己一人去，期間是少則一年，多則兩年，此後我還想仍到熱鬧地方，照例搗亂。

『指導青年』的話，那是報館替我登的廣告，其實呢，我自己尚且尋不着頭路，怎麼指導別人。這些哲學式的事情，我現在不很想牠了，近來想做的事，非常之小，仍然是發點